本刊第一卷合訂本重印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雖經再版，早已售盡。茲因各地索購者，仍絡繹不絕，甚有願出重價託本社代為收買者。本社為勉副愛讀本刊者之盛意起見，特將本刊第一卷已缺各期，重行付印，現已出版。（定價仍收大洋一元）惟為數無多，願購者可從速來函定購，並附寄現款。

現代叢書第一種

玉君——楊振聲先生長篇小說

第三版已經出版了！

總發行所　北京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分售處　京內外各書店

價目　實價五角

本刊徵求第一卷各期舊報啟事

本刊為滿足愛讀本刊者之需要起見，業將第一卷已缺各期重行付印，不日出版，已經預告。第以重印有限，訂購者甚夥；誠恐將來出版，或有供不應需之虞。是以一面重印，一面擬再徵集所缺各期舊報，而以新近刊行之報掉換。（惟舊報之已經汚毀者，恕不掉換。）茲將所缺期數及掉換辦法列舉於後，幸藏有本刊者割愛相助，俾得多訂成本，不勝感盼。

徵求期數：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一四期　第二〇期

掉換辦法：(一)凡以上列各期中任何一期之舊報一份應徵者，本社以新報兩份掉換。

(二)凡以上列各期中之舊報十份應徵者，本社以本刊二周年紀念增刊一本掉換。

(三)凡以上列各期中之舊報十五份應徵者，本社以第三卷，或第四卷合訂本掉換。

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三五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七月九日

時事短評

日本又在山東增兵（華）

蘇俄的兩大首領將被除名（召）

科學的研究與生產的效率　滄生

墨經光說三條試解　太微

歧路燈序　馮友蘭

花的歌頌　吳伯簫

悼瑤華（詩）　反璞

上海問題（通信）　陶孟和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35, 9. July. 1927,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外埠大洋五分。

不通郵滙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發行所　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時事短評

日本又在山東增兵

月來日本出兵山東，接連不斷的增派軍隊，表面上的理由是保護日僑，而它實在的意思是要實行它把山東作第二滿洲的政策，日本這種伎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前幾天日本軍隊在青島挖戰壕，據昨日的消息，日本又從旅順調了一旅大兵，來到青島，把現駐青島的軍隊調赴濟南，並分駐於膠濟鐵路的沿途重要地點。日本這樣着着進行，簡直的是積極的把膠濟鐵路的地帶造成南滿鐵路附設地帶。日本政府屢次聲明『對華採取不干涉主義』，但現在正值中國內爭兩方在山東決戰的時候，日本又在山東增兵，顯然是故意搗亂，「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構成中國國恥的『二十一條』之中，第十七條載着『若中國有內亂時，須求日本武力之補助，日本亦擔負中國之維持秩序』。莫非中國政府與日本又有「默契」，日本要實行我們全國否認的二十一條嗎？眞不可解！或者絕不至如此。

現在南京上海的國民因爲日本在山東出兵，已經大規模的排斥日貨，從經濟方面對日本決戰。日本政府及日本在華的機關報雖極力恫嚇南京政府，要求阻止國民排日運動，而南京政府始終不爲所動。我們要知道：日本現在的田中內閣本是一個軍閥內閣，日本在野的政黨及輿論方面曾經受了我們中國這幾年排日運動的教訓，很害怕我們國民的經濟抵抗，所以並不贊成他們政府的出兵辦法。假若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在它們的勢力範圍內，也同樣的允許人民抵制日貨，不但日本現在山東的軍隊要退出我們的國境，就是日本的現政府也不難推翻。這幾年我們對日本的經濟抵抗，向來是我們中國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次排日的效果自然也不會是例外。

（華）

蘇俄共產黨的兩大領袖將被除名

兩個星期以前就有蘇俄共產黨驅逐金諾維埃夫Zinoviev 與杜洛司基Trozski 兩大領袖的消息。莫斯科去月二十五日的東方電和二十六日的合衆電都說：全俄共產黨中央監視委員已經議決建議于中央委員大會將這兩個大領袖除名。他們二人被逐的理由是說他們不守黨規，而宣傳派別主義。他們二人將來在全俄共產黨中央委員大會是否即被除名，姑且不論；只就這監視委員會這種提案而言，于俄國的內政外交兩方面均有重大的影響。

共產黨于蘇俄政府成立以後，即在列甯生存的時候，就有政府與黨部兩派的爭執。政府派的領袖是齊齊林 Chicherin，黨部方面的領袖是金諾維埃夫。列甯生時，兩派經他合攏，所以沒有現出什麼裂痕；列甯死後，他們就發生公然的衝突。政府派因行

政經驗的結果，不贊成以少數人的理想，犧牲全俄人民的幸福，所以主張：努力內政的改良，不要使人民再受無謂的犧牲；而外交方面須極謀妥協，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而黨部派則堅持世界革命必須以俄國為大本營，從原則方面挾制政府派。自從蘇俄成立，以至現在，黨部派始終操縱第三國際的主席團，政府派始終操縱政府的各委員會。雖然共產黨主張一黨專制，——黨卽是政府，政府卽是黨——而實際上却不能化除這兩派的界限。現在全俄共產黨中央監視委員會竟敢議決建議將黨部派的領袖除名，足見政府派勢力澎漲，假如這個建議案見諸實行，更是黨部派失敗的證據。蘇俄共產黨內部這種變化，究竟將來在國際上及俄國內政上發生什麽具體的效果，現在不敢預言；然一定要發生影響，確無疑義。

（召）

科學研究與生產的效率

滄生

中國現在的太病，誰也不能不承認是窮。不管你是『君子』或是『小人』，窮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你就非濫不可。窮是一種虛萎症，一種慢性病。無論你用什麽方法治療，斷然不會立刻就好的。革命猶如吃大黃；病菌結在中樞的時候，當然少不了瀉。可是對于一個虛萎的病人，瀉到一定的程度，就得趕緊預備補藥，調理飲食。一個不小心，他的性命就會沒有了。

二

對于窮病唯一的補劑就是生產。任你主張共產也好，破產也好，護產也好，你總免不掉一個生產的前提。關于這一層，除了黃老的弟子以及佛爺的徒子徒孫外，大概沒有多少人不同意。但是說到如何生產，如何纔能使生產的效率增高，問題可就多了。決不是說一兩句外行話就可以了事的。

關于生產的一切理論和方法，有專門家替我們研究；在這兩頁紙上沒有話可說。我們所能說的，是日常所看見的中國生產的情形。我們應該想一想的，是這樣的生產，能不能治好中國的虛萎症。

現在中國農工運動發達的地方，聽說一個小小的都會也有幾十個工會。假如我們都瞎了眼睛，驟然的聽了這件新聞，我們就會不敢出門走路；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據我們瞎子想起來，必定滿街都是汽車電車，遍地都是橋梁遂道。可是我們睜開眼睛一瞅，推我們吼我們的，還是那些人力車夫；碰我們的還是那幾堆塵土；給我們住的還是那幾間破屋；和我們作伴的還是那無數的蒼蠅，蚊子，臭蟲。誰說這還不窮？洋車夫工會，廚子工會，老媽子工會，以及酒樓花業工會，對于這一個窮，有什麽辦法？

那些工會的組織，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起見，如果組織得當，我們不敢說他們無成立的理由。不過他們能不能提高生產效率，那就不敢說了。

中國有這麼多人，吃的用的，一定要那麼多東西；假如用這些人力來開發中國一切國有的財源，能夠使生產量與消費量相抵，那麼，中國配做一個獨立國家。如若不然，任憑你乞丐官僚都組織『工會』，充其量，不過甲比乙多占一點便宜；丙比丁多吃一點蒼蠅糞。總得有一部分人，或者乾脆的窮死，或者和你搗亂。甚至有一部分人求外國資本家的光顧而不可得，怎樣說得上獨立自主的精神？

說到實際，劈頭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究竟有多少種人在那裏生產？多少地方在那裏生產？生產力最大的，當然是農工兩階級。假如我們不說自欺欺人的話，農和工，在現今的中國，就不應該一口氣說出來。什麼叫做工？那幾十百萬洋車夫都是工麼？他們工作的成績在那裏？旁的地方不必講，單說北京，假如有人要組織一個工會，又假如那一個工會的職員，必要由各種會員數目的多少來定奪，除了老媽子和聽差們有希望當副主席以外，恐怕總主席非得請那一位赫赫有名的洋車夫會長復活不可。如若把酒館，飯店，乃至娼寮也列在工裏，那未免更笑話了。

不錯，除了洋車夫及其他的苦力以外，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工人。可是我們的工人大半還生在歐洲的十八世紀以前。他們憑着他們的一雙手，兩三件類似石期時代的器具，肩着一個擔子，就地開廠。不用說八時間的規定，就是八十時間，祇要有飯吃，他們都願意幹的。他們的工作，是為張家打一把菜刀；李家作一個框子。從近世勞資組合，大規模生產的眼光看起來，這算什麼一回事。

不用講這一類的工作，就是在那幾個大都會裏以及那些大鑛區裏，不管中國資本家或外國資本家的經營，究竟有多少煙筒在那裏出煙？出煙的煙筒，除受外資支配者外，究竟造出來多少成績？中國人辦的紗廠，的確近年來添了幾座。可是他們的出品抵得住外貨麼？不用說，還差的遠呢。其他如鐵料，鋼料，銅料，機器，電機，紙張，玻璃以及其餘種種日常生活必需的物件，我們中國有多少工廠在那裏製造，有多少有經驗的工人在那裏作工，有多少專門的工程師在那裏指揮計畫？除非你發瘋發狂，不承認這個世界，不承認你日常的生活；否則你就得承認中國的工業還當不上幼稚兩個字了。

至於農的地位，可以說完全與工不同。過去幾千年，中國人的生產力，幾乎完全在農的身上。現在如此，恐怕將來，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大概也是如此。不幸農的生產力限於土地。充其量，一畝地祇能養活多少人；一個農夫，用他祖宗傳來的方法，祇能耕多少地。現在中國有這樣多的人，祇有這樣多可以種植的地；就是萬事如意，年年豐熟，我們還不敢說地裏的出產，平均起來，足夠四萬萬人的需要。況且兩年一旱，三年一水，蟲荒，兵

刼，再加上官廳，土匪，或者農會的需索，農夫生產的效率更可想而知了。

按中國舊式的社會分類法說，（中國的社會，還是一個舊式的社會；所以舊的分類法雖然大不妥當，然而暫時還可適用。）還有兩種人，我們應該注意。一種就是商。再一種名曰士。所謂士者，包括一切名士，官僚，政客，乃至所謂知識階級。商人固然不能直接生產，可是在相當的程度，他們能間接的扶助生產。唯有所謂士者，除少數知識階級可以直接或間接帮助生產者而外，幾乎完全和軍隊一樣，祇有消費，沒有生產。

士中一小部分的知識階級，這幾年來，究竟作了多少生產的事業？我們看看中國出版界的窮像，就知道知識階級的工作何如。在那寥寥幾本出版物中，我們所看見的，無非是猥褻的小說；神秘鬼秘的哲學；什麽漢儒呀，宋儒呀，或其他各種古董的攷據，你說這些玩意能帮助生產，誰個相信？

照這樣看來，中國現在工的生產力是有限極了。商是不能直接生產的。剩下祇有士和農。士中的名士，官僚，政客那一流人物，任你用什麽方法，他們是不會生產的。祇有所謂知識階級者，可以生產，應該生產。可是他們現在所作的事，不是唱『月兒月兒圓底好』就是鬧宇宙呀，人生呀；不是在那裏談什麽主義，就是在那裡打死人官私。到他們的月兒眞正圓了，人生問題解決了，主義鬧清楚了，官私打明白了的時候，再動手生產，這個世界已經沒有我們的份，還講什麽主義，講什麽人生宇宙。

唯有一部分老實的農民，是中國現在的大生產家。然而他們的生產能力，又受天時和人事的牽制。他們一方面得預備作水旱虫耗的犧牲；一方面得對付土匪，軍閥，農會的需索。我們現在假定這些生產的農民，有了健全的組織，沒有靑皮西皮從中獲利，把中國所有的土地都讓給他們，這就能提高他們的生產的效率麽？恐怕問題不是那樣簡單的。用兩匹馬一個人的方法去開闢河套，固然『其志可嘉』，令人佩服。然而力大『吹不響哪叭』，要死土裏出花樣，還得費一番研究。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請教那些有知識權威的先生們。請他們把人生，哲學，文化，的大問題暫時丟開，摸一摸肚皮；如果覺得肚皮裏不十分充足，正好用他們的知識來帮着生產。水旱虫耗的作惡，並不是絕對沒有辦法。請看，中國曾經築過長城的，難道說建築那幾條河堤的力量就沒有麽？况且今天有的是機器，有的是堅美的建築材料，祇要有點資本，祇要有一般人去研究那些河流的趨勢，河床的性質，排洩區域中雨量的多少和排洩量的關係等等問題，用不着去請敎治河督辦，以及水利局的大官兒們，水災的問題有一天就會解決的。

中國北方幾乎年年鬧旱。每次鬧旱，都要勞大人們跪在日中

三點五點，以及姨太太們齋戒沐浴。這是多麽苦的事。與其勞大人和姨太太們向天求雨，常常求之不得；爲什麽不請知識階級的先生們向地求雨，靠得住求得着的。比如中國北方，我們聽說那人烟稠密，農業最盛的直隸山東河南大平原底下就是一個極大的儲水坑。祇要詳細的研究，知道那一大坑水的性質如何，分配的情形如何，設一座大的抽水機，幾十畝沙漠地，立刻就變成腴壤。這有什麽困難？

我們研究昆虫學研究植物學的先生們到那兒去了？我們現在沒有工夫聽進化論；我們趕緊要請教的是：中國農作物的害虫究竟有多少種類。那幾種最毒。他們在什麽情形之下最容易繁殖。有什麽法子可以撲滅他們。聽說開巴拿馬運河的時候，起初最難對付的是蚊子。然而靠一個小小的發明，居然把那些蚊子都消滅了，我們相信對於害虫的問題，不是沒有方法。其他關於種子改良，肥料的供給，土壤的研究等項，農夫自己是沒有力量去幹。就是青皮或西皮包辦的農會恐怕也不會去幹，也幹不了這些事。想來想去，還得請科學家給他們一個指導。

因爲農是中國現在主要的生產者，又因爲單是組織農會或解散農會並不足以提高農的生產力，所以在這個救窮的時期，我們希望國人注意以上所說自然的方面。但是專靠農的生產，無論效率增到如何程度，恐怕不能解决國民經濟的大問題。對於工的生產，我們也不能不想一想方法。種種工業中比較的「簡而易舉」的，大概要算鑛業。煤鑛在中國幾乎無省不有。山西全省就是一個漠大的煤田。祇要政治問題有了初步的解决，運輸便利，中國煤簡直可以到西方市場上去稱雄，這並不是吹牛的話，是可以從數目上算出來的。

無論你注重農業也好，注重鑛業也好，或其他任何生產事業也好，在組織和技術兩方面，總少不了要請知識階級帮忙。我們頭一件要請他們暫時少鬧一點文章哲理，莫把一羣青年都帶到空山渺渺的地方去。第二件要請他們脫下長衫，在實驗室裏多作一點工夫。同時我們應該知道，科學家並非神仙，沒有平空呼風喚雨的本領。他們的地方得有相當的地方，得有相當的設備。他們餓着肚皮，是不能作工的。現在國人心目中覺得最有希望的那一個政府，除了對付軍閥青皮及西皮以外，曾想到這一類根本的大計麽？

墨經光說三條試解

太微

墨子經下說光與影的關係的幾條，在今本中的次序顯有顛倒。近年治墨經各家用經說下的文字對勘，也已經把它們的次序改正。但是，各家在引說就經的時候，經說下某段應屬經下某條，多不相同。就我所知道，曹耀湘墨子箋（湖南官書報局排印本）分配得最適當。本篇所要解釋的三條，就按他的分配。

（一）

[經]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說]景：（此字牒經）光之入照，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迋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

梁啓超（墨經校釋）把經文『景到』二字屬上條。但（一）這兩字與上條中間已有下截經文隔開：；（二）『景光之入照』（參看下校）的『景』字明是牒經的字，本條應以『景』字起：；（三）上條『景二，說在重』當以『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爲說。曹箋解它說：

『二光，重光也。東西各一光，則東西各一影。無影之地，受二光也。有影之地，受一光也』，

極明白。梁氏誤把下條經說文和這條連讀，因此强把下條經文首二字移入上條，不對。本條經文『景到』卽今『影倒』字。經說『光之』的『之』字不誤；孫詒讓（墨子閒詁）說『「之」猶「與」也』，非。『照』，原作『煦』，曹校作『照』，是。『敝』；各本多作『敝』。但涵芬樓影印道藏本墨子及明嘉靖本（四部叢刊內）均作『蔽』。經說三『入』字，原均誤作『人』，玆正。『迋』，原作『近』，形似而訛。『迋』上原有『遠』字，大約由『迋』先誤『近』，後人因此後數誤多有『遠近』字樣，因又加『遠』，玆刪。

六

經文『在午有端』，經說『在迋有端』，字同。張云『「午」，交午也』，是。

此條解釋針孔暗箱（pin-hole camera）所成的影像，假如暗箱的一邊的當中開一個極小的孔（『針孔』），那末，位於箱外對着針孔的東西的影像要現於暗箱內對着針孔的那壁上。因爲光綫直行，從物體上邊來的光線射在壁的下邊，下邊的射在上邊，因此，影像是倒的。（其實影的左右邊也與原物相反）。墨經謂點爲『端』。這里的端卽指一點大的針孔。影的倒置由於從物體射來的許多直行的光線止有由這一點可以穿進暗箱中，所以就在這一點相交義；故曰『景到，在午有端』。這些光線，假如止於這點，則影像縮成一點，不可得見。但光線由此進行，止於暗箱對面壁上，壁離孔越遠，則光綫越散開，影像就越長。故曰：『與景長』『影之所以倒由於針孔，故曰：『說在端』。經說『光之入照若射』是說光線穿針孔照入，都沿直線進行。『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是說因光線直行而影像與原物倒轉。『在迋有端與於光』，是說在光線交叉處止有一點可容綫通過。『庫』，藏也。『景庫內』說因爲一切光線匯於這一點，過這點後又展開成爲影像，顯似整個影像在這一點內。

孫氏閒詁解經文「在午有端與景長，說：『「長」謂線，對端爲點而言；謂凡光在交聚成點之時，則有碍於光線之行，故穿交而景到也」。他又解經說云：『「與於光」謂碍光綫之射」。但阻礙光線進行的是不透明的隔壁；交點却是這隔壁中的通過光線處——惟一的不礙光線處；並且釋「與」爲礙，也不妥貼，非是。

(二)

〔經〕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說在中之外內。〔說〕鑒〔此字牒經〕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中，緣易而長其直也。

「鑑」與「鑒」同字。經文「景」原作「量」；茲從王校作「景」。「正」原作「缶」，畢云卽「正」字。「合於」下，王補「中」字，曹補「正」字，楊補「中緣易」三字；楊校近是。諸家多說本條說凹光突鏡（Convex mirror），怕不對。淺見以爲本條乃說凹光窪鏡（Concave mirror），窪鏡所成的物影像，或在鏡前，或在鏡後，故說「位景」，「位」是動詞。「中」指焦點（focus）至窪鏡圓面的中心（center of curvature）之間的區域。如物體在「中」域以內，（卽在焦點與鏡面之間），它的影像是虛像，在鏡後，並且是正的。物體如在中域以外，（卽離鏡面更遠，在圓心以外）它的影像是實像，在鏡前，並且是反的——上下左右都與原物相反。同一個物體，在中域以外時的影像比在中域以內時小。故說「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說在中之外內」。楊云：「「易」，變也，正之反也，是。我疑心古人所有的窪鏡都比較地小，製造也拙陋，試驗也粗疏，所以焦點與圓心還混在一起而呼爲「中」。但何以知經文的「中」不是單說焦點或圓心呢？這也很容易解決。因爲由經文與經說（解見下）的文義看來，「中」字，止能這樣解釋。

經說「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景亦大；遠中則……景亦小，而必正。……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景亦大，遠中則……景亦小，而必易」，乃說無論鑒者（原物）在中域以內而正，或在中域以外而易，都是愈近中域，則它的影像愈大，愈遠愈小。

「所鑒大，……所鑒小」，「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合於……而長其直也」等語，是要解釋影像所以或大或小或正或易的道理，但文義不甚可解，暫應闕疑。

沈括夢溪筆談說：「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本末相格

，算家謂之格術。」陽燧卽凹光窪鏡。沈氏說「漸遠……」，似乎以爲物在這「漸遠」的區域，都不見影。其實物眞無影，止是當它適在窪鏡的焦點的時候，過焦點則影倒。漸遠鏡面，漸近焦點，幷非沒有影，不過影大而遠，看鏡至多祇能見它的當中的小部份；在觀察方法未精的時候，不見有影，當然是意中之事。

（三）

經〔鑑團景，一……………………〔說〕鑒：〔此字牒經〕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其遠，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

孫解「鑒團景一」說「鑒正圜則光聚於一，」與經說不符。曹校經文作「鑒團景一，不堅白，說在形之大小，也非。「不堅白，說在」是下「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條的錯處，與本條無涉」。梁氏說：「前條云，「景一小而易一小而正」；本條亦應云，景一口而口一口而口，」是。今以經說對勘，本條經文當作「鑒團景，一小而正，一大而正，說在鑒之遠近。」經說「其遠，」原作「亦遠；」茲從王校。

本條乃說凹光突鏡。突鏡總是把影縮小，故說「團景」。突鏡的焦點在鏡後；物近鏡則影大，遠鏡則影小；但影都是正的。經說「招」字，曹校作「捌」，梁校作「杝」，均無滿意的解釋，此句應闕疑。

墨經文字有許多脫誤，極容易附會。但淺見以爲本篇所論三條的文字，大部份還明瞭，幷且認上文的解釋大體是對的。「景到」一條，孫氏于解經文時雖引鄒伯奇「密室小孔漏光，必成倒景之說，但解經說時又取陳澧窪鏡之說；對于「光之入照若射」句也未得其解。其他兩條，前人多作模糊的解釋，不知道它們一是說窪鏡，一是說突鏡。陳澧認說窪鏡之條爲說突鏡，尤非。

墨經說光的，此外還有幾條，它們的性質都大致相似；我們可以說墨經關于光的現象的知識　，是經驗的知識；學理的解釋，就有，也是極簡單而模略的。並且就是這些經驗的知識，也還是粗疏的（看上「中」字的解釋）。今日治墨經諸家喜歡說墨經、有光學，這未免太濫用光學這個名詞了。

十六，七，三。

岐路燈序

馮友蘭

近幾百年來，河南人之能以學術文章成名，其數目是「損之又損」，雖不必卽「以至於無」，然而的確是「鮮矣」。其所以「鮮矣」的原因之一，卽是自從全國學術界的重心，自中原移到東南以後，河南人與各時代的大師，學術界的權威，或「學閥」，失了聯絡。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師們的指導及

「烟士波里純」而不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因不能得那些「學閥」們的鼓吹揄揚，所以卽有所成就而亦不爲省外的人所知。例如李綠園先生，費了一生的工夫，做成一部一百零五回，六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岐路燈；總算是有所成就了，然而對于全國大多數的人，他仍是一個無名作家。

關於李綠園的身世，寶豐縣志上說：

「李海觀，字孔堂，號綠園，祖居新安，遷於縣宋家寨。乾隆丙辰恩科舉人。沈潛好學，讀書有得及凡所閱歷，輒條記成帙。每以明趣向，重交遊，訓誡子弟。襄城劉太史清芝稱其有志斬伐俗學，而力涸筋疲於茹古，非虛也。任貴州印江縣知縣，以告老歸。……卒年八十有四。」（卷十二人物志）

李綠園的兒子是李蘧，字衞多。寶豐縣志說他「博洽工古文辭。」又說他是乾隆乙未進士，做官到江西都糧道。他做都糧道時，「釐剔積弊，廉明而出以仁恕。」後來「移病歸里。病痊，兩典山右書院，被其指授者，多發名於世。內行修飭，待昆季及疎族胥有恩紀。又置腴田四百畝，屬從子經理，爲祀先資。彌留之際，惟以績學礪躬，推衍先緒，勖子孫。」（仝上）

李蘧的兒子是李子潢，字子沅，寶豐縣志說他「少有思才……喜吟詩，年二十已積成卷軸。及壯，遊吳，楚，齊，魯間，與其賢士大夫相切磋，詩乃益進。」（仝上）

寶豐縣志藝文志說：李綠園所著的書是綠園詩稿，說黔，共四卷；拾菌錄十二卷；岐路燈二十卷。李蘧著有深竹軒集。李子潢著有方雅堂集，南朝宮詞，汴梁竹枝詞。

根據以上所抄寶豐縣志的報告，這個李氏家庭間的空氣，我們也可想像大概了。「明趣向，重交遊」，「績學礪躬，推衍先緒，」的確是李氏的家訓，李綠園的岐路燈一書，也就是以闡明此義爲目的。

此義本來是極平庸的。以闡明此義爲目的的小說，自然是要有陳腐之弊。岐路燈的道學氣太重，的確是一個大毛病。幸而李綠園在書中所寫的，大部分是在上述之「此義」之反面。他書中寫一「極聰明的子弟，……結交一干匪類，東扯西撈，果然弄的家敗人亡，……多虧他是個正經有來頭的門戶，還有本族人提拔他。也虧他良心未盡，自已還得些恥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換骨，結果還到好處，要之也把貧苦熬煎受夠了。」（第一回）他書中大部分皆寫。譚紹聞（卽所說極聰明的子弟）如何結交「匪類」。及「匪類」中之情形。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例如譚紹聞的父親譚孝移有病，時，一個醫生董橘泉來看病。

橘泉看見樓廳壁餓，屏帳鮮明，心下暗揣：這必是小戶

參着姬妾，今日年紀，不用說，是個命門火衰的症候。到樓下，孝移擁被而坐，方欲開言，董橘泉說：「不可多言傷神，伸手來一看便知。」孝移伸出左手來，橘泉用三個指頭候脈。只見指頭兒輕一下，重一下。又看右手，橘泉搖頭道：「保重！保重！却也必不妨事。兩寸還不見怎的。關脈是恁的個光景：兩尺微怕人些。老先生大約心口上不妥的要緊。」孝移道：「疼的當不得。求先生妙劑調理。」橘泉道：「不妨，不妨，不過是一派陰翳之氣痞滿而已。管情一劑便見功效。我到前邊開方罷。」（第十回）

及至吃了他的八味湯，譚孝移的病更利害，董橘泉却說：「我看那肉桂不眞，也就怕助起邪熱來。若是眞正交趾桂，再無此理。」說罷就推故溜了。

後來譚孝移的夫人王氏又瞞著孝移請了個趙巫婆來。

「『把客廳槅子關了，挂上軸子。果然軸子上，上下神祇，有幾十個。王氏拈香，磕下頭去。只見趙大娘打呵欠，伸懶腰，須臾，眼兒合着，手兒搯着，渾身亂顫起來。口中哼哼，說出的話，無理無解，却又有腔有韻。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道：『香烟緲緲上九天，又請我東頂老母落凡間。撥開雲頭往下看，又只見迷世衆生跪面前。』法圓便叫王氏跪了。王氏道：『我不會說話。』扯住法圓也跪了。法圓道：『阿彌陀佛！只爲譚鄉紳有病，求老母打救，打救！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趙巫婆又哼起來道：『昨日我從南天門上過，遇見太白李金星，拿出綠簿叫我看，譚鄉紳簿上早有名。他生來不是凡間子，他是天上一金童。只因打碎了石玉盞，一袍袖打落下天宮。』法圓道：『怪的譚山主享這般福，原來不是凡人。』」

譚孝移死了，要葬的時候，譚紹聞又請了一位堪輿家胡其所看地。他們去看譚家塋地的時候，

「只見胡其所四外瞭望，將身子轉着，眼兒看着，指頭亂着，喞噥噥喞……忽而將身子蹲下，單瞧一處；忽而將首兒昂起，瞭望八方。遲了一會，只見胡其所向北直走起來。……走到西北一個高處站下。……向墳上一望，搖頭道：『咳，大錯了！大錯了！』又叫白如鷳（他的學生）道：『你看見錯了麼？』白如鷳也看了一會，說道：『有點錯。』胡其所道：『你怎麼只說一點錯呢？書本兒上說：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錯大着哩。你只到穴場上用羅經格一格，便知道錯了幾個字。』」

岐路燈不但挖苦這些巫醫及江湖術士，即對於普通秀才也不少挖苦的話。祥符縣的兩位教官於丁祭時在明倫堂上與衆秀才商量舉孝廉方正，教官周東宿宣布教衆秀才各發表意見，

「只見衆生員個個皆笑容可掬，却無一人答言。周東宿又催了一回，

「只見衆秀才們唧唧噥噥，喉中依稀有音；推推諉諉，口中呑吐無語。原來秀才們性情，老實的到官場不管閑事；乖覺的到官場不肯發言；那些平素肯說話的，縱私談則排衆論而伸己見，論官事則躱自身而推他人，這也是不約而同之概。」（第五回）

後來又說：「從來讀書人的性情，會拿主意的甚少；旁人有一言而決者，大家都有了主意。」這些話眞說透中國讀書人的病根。

至於秀才們的學向，是限於書本上的，而其所讀的書，又只是幾本八股及四書。祥符縣的又一教官陳喬齡自己說：

「當秀才時，卷皮原寫過習詩經，其實我只讀過三本兒，並沒讀完。從的先生又說：「經文只用八十篇，遭遭不走。」我也有個抄本兒。及下場時，四道經題俱抄寫別人稿兒。出場時，就連題目也忘了。如今做官，逢着月課，只出四書題，經題隨秀才們自已檢着做，就沒有經文也罷。……我看他們五經多是臨場旋報的，希圖五經人少，中的數目寬。第一科不中，第二科又是專經。」

尤奇的是，李綠園之理想的人物雖是道學家，而歧路燈中也挖苦「假道學」。譚宅的西席惠養民，外號叫惠聖人。終日「任誠意章打攪。」他的子姪。大的叫一元，第二個就叫兩儀，以下還有三才，四象可是在他與他的太太生氣的時候，太太說：

「你能麼！你那聖人在人家跟前聖人！你那不聖人處，再沒有我知道的淸。」後來聖人的不聖人處，別人也知道了，他「自此正心誠意的話頭，井田封建的經濟，都鬆懈了。」（三十八回三十九回）這些挖苦酸秀才及假道學的地方，與儒林外史很相似。

歧路燈寫賭博場也很好。以下是譚紹聞有一次擲骰子的情形。

「……這一起兒出門假裝解手，又都扣了圈套。果然吆吆喝喝，擲將起來，雙裙兒乒乓乒乓打批子；張瞻前高高下下架杯子；果然一場好賭也。半更天氣，譚紹聞贏了八根十兩籌兒；到三更後，輸了二百四十兩。……心中想兌却欠賬，不肯歇手。及到天明，共輸了……四百九十三兩。日色已透窗欞。此時譚紹聞半點酒已沒了，心中跳個不住。……此時方寸中把昨夕醉後懽字，忻字悅字，怡字都趕到爪窪國去了。却把悔字領了一頭，領的惱字，恨字，愧字，慌字，怕字，憤字，怖字，愁字，悶字，急字，怨字，凡豎心旁，臥心旁的字兒，湊成半部小字彙兒，一時俱塞在心頭。」（第四十二回四十三回）

寫譚紹聞賭輸後之心理狀況，也頗滑稽有趣。

以上所引這幾段，除有文學的興趣之外，又能給我們許多關於河南各種社會情形的報告，許多社會史的材料。

關於正面發揮的文章，有些寫的很好的。例如譚孝移臨死時候囑咐譚紹聞一段：

「孝移又不覺是滿臉流淚，叫端福（即譚紹聞）道：「

我的兒呀！你今年十三歲了。你爹爹這病，多是八分不能夠好的！想着囑咐你幾句話，怕你太小，記不淸許多。我只揀要緊的話說與你罷。你要記着，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端福道：『知道。』孝移忍不住哭說道：『你與我念一遍。』端福道：『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孝移道：『你與我寫出來我看。』端福果然尋一個紅單，把八個字寫在上面，遞于父親。孝移把紅單放在被面上，一手扯住端福的手，嗚嗚咽咽的說道：『好兒呀！你只守住這八個字，縱不能光宗耀祖，也不至辱沒家門。縱不能與家立業，也不至覆家蕩產。你記着這話，休要忘了！我死後，你且休埋我，你年紀太小。每逢到靈前燒紙，與我念一遍。你久後成人長大，埋了我，每年上墳時在我墳頭上念一遍。你記着不曾？』這端福也痛的答應不來，伏在床沿上嗚嗚的哭起來。』（第十一回）

也有些陳腐的議論，例如譚孝移與閻楷論爲子弟擇師說：

『先生者子弟之典型，古人易子而敎，有深意存於其間焉。嗣後子弟讀書請先生，第一要品行端方，學問淹博。至於子弟初讀書，先叫他讀孝經，及朱子小學。此是幼學入門根脚，非末所能創見。王伯厚三字經上說的明白「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是萬世養蒙之基。如此讀去，到做秀才時，便是端方醇行；做官時便是經濟良臣；最次的也還得個博雅文士。若專是弄八股，卽是急於功名，却是欲速反遲；總然侔得一衿，也只是科歲終身秀才而已。總之急於功名，開口便叫做破，承，小講弄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不但求疾反遲，抑且求有反無，况再加以淫行之書，邪蕩之語，子弟未有不壞事者。』

這以三字經爲根據的敎育學說，在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很可笑的了。然而在八股時代，大多數的讀書人，的確是只讀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主張讀經的，的確是當時有大志的敎育家。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不也只是主張讀經嗎？歧路燈中之類此的議論，雖是陳腐，但的確是一時敎育家的意見，至少在河南是如此。歧路燈在此方面，狠足以作研究中國敎育史及敎育思想史的人的參考。

再說歧路燈是用方言的文字。在舊小說裏面，金瓶梅，水滸傳，用山東話，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用北京話，近來新小說中，也有用上海話，蘇州話的。歧路燈用的是河南話，河南南部的話。河南話與其他的北方話，雖大致相同，而的確自有其風格。歧路燈中所用的河南話中所特有的字句，已有董燕堂先生預備作專文研究，我現在只抄惠聖人太太的兩段話，以見歧路燈之能表現河南話的風格。惠太太要叫聖人與他哥哥分家，聖人說怕有累聲名。太太說：

「聲名中屁用。將來孩子們叫爺叫奶奶尋飯吃，你那聲名還把後輩累住了哩。你想他伯家就是一元兒一個，却有兩三個閨女。咱家兩儀，三才，是兩個；現今我身上又像有些不便宜。一頃多地，四五畝園子。也沒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一元兒獨自一牛子咱家幾個纔一牛子。將來不討飯吃會做嗄？你如今抱著三才兒你親裏，到明日討飯吃你就不覩了。你現今比我大十四五歲，就是你不見，我將來是一定要見哩。我總不依你不分。……憑你怎的，一定要把這二十兩學課，給孩子們存留個後手，也是我嫁你一場，孩子們投爺拜娘的一場。」（第三十八回）

惠太太又同妯的兄弟發表同樣的議論：

「讀書人沒用，心裏也不明白，你吃着飯，我對你說。即如今日有幾兩學課，一心要拿回家裏，打在官夥裏使用。他舅呀！你是外邊經的多了，你想好筵席那有個不散場？你看誰家弟兄們各人不存留個後手？况且你個人掙的，又不是官夥的出產。俺家他伯，有幾十兩私囊，在他大娘兄弟手裏營運著。你姐夫他如何知道，對他說他還不信哩。……」

（仝上）

這些話的確是河南話。這些話所代表的，的確是一種河南的婦女心裏。我們讀到這些地方眞覺得一種河南空氣。這些地方還比那些叫鄉下老說外國話的新小說能感人。這些地方除了能與人以眞切的感動之外，還是研究方言的人的重要研究材料。

此外歧路燈中所有主要人物，箇性均極分明。如譚紹聞之優柔，其母王氏之庸愚；其家人王忠之忠直，盛希僑之豪縱，及正人君子中程嵩淑之豪爽。均可令人想像其爲人。全書亦有結構，穿插，有中心思想，的確是一長篇小說。

書中的辭令，也有極有趣的。程嵩淑好酒，陳喬齡說要送他一罐酒，他說：「老師既賜以一貫之傳，門生就心領神會。」（第五回）後來又說：「但願老師于門生，常常欲加之醉而已。」（第七回）這些玩字的地方都不錯。本文開首所說「鮮矣」，也是套書中的用法。

至於歧路燈之結尾數回，誠不免過於潦草。李綠園在書序中也承認此點。然而這種弊病，中國舊小說中，狠少能免。即紅樓夢，水滸傳，的結尾，不也是有潦草敷衍，令人讀之，有江郎才盡之感嗎？至于書中之間有三家村教書先生的土氣，那就是河南人少與各時代的大師接觸的結果；沒有作家能完全超出他的環境的限制。

歧路燈中的人物，李綠園在書序中發誓賭咒說，全是假的，毫無影射。紅樓夢索隱式的考證，完全用不著。不過他書中所寫的，雖非河南某某人的行爲，而却是人，至少是河南人，所能常

有的行為。他所寫的雖非某某特殊的社會家庭狀況，而的確是一種，至少那一的時河南的一種，社會家庭狀況。他的書不是歷史，是小說。

已刊行的書，提到歧路燈的，據我所知，只有蔣瑞藻的小說考證。他引一失名筆記，說此書是「亦奇文也」。無論是奇文不是，歧路燈是一部可傳的小說。

花的歌頌

吳伯簫

一

是一個朦朧的靜夜吧？月兒皎皎，星兒耀耀，一切，宇宙間的一切，都躲到他們安息的地方去了；我和我的母親，我的姊妹，我的哥哥弟弟，也都徘徊在甜蜜的睡鄉裏，作着虛渺的，神秘的，恬適的幻夢呢。忽而慈愛的母親揉一揉眼睛，惺忪的醒來了。她很溫和的撫摸着我們的額角說：

「孩子！醒醒吧！春姑娘到人間去了，你們趕快起來，跟着她一同走走啊！」

她說話的聲音，是怎樣的微弱呀！怎樣的哀婉啊！因為她不堪丟開我們而孤零零的獨居着，她知道我們也是不願離開她聖潔偉大的愛而任情飄流的啊。——但是自然母的命令誰敢違犯呢？春姑娘的吩咐，也是必須遵守的。

可愛的母親，她看我們個個的面頰上都現着不愉快的顏色，所以她又憂悽中帶着微笑，安慰似的這樣說：

「孩子！洗一洗你們那小小的面龐，浴一浴你們那雲兒似的身子；穿上那美麗鮮艷各色的衣衫，繫好了綠油油百折的裙帶，戴好玉絲織成的冠冕，去吧！去吧！跟着春姑娘一同到人間去吧！那兒有白雲，輕風，鳥歌，細雨，比這兒美妙的多多呢！」

我們照母親說的裝束了，一同對着她說：「再會！母親！祝你幸福！」母親也含着眼淚，聲音顫動的說：「孩子！去吧！一路上小心了！……到人間要保守那純潔的愛情啊！鴛哥哥，燕公子，他們會引惹你們的」。

我們剛要走，母親又叫住說：「孩子！忘記了，那褐色的斗篷呢？不披好了，初春的寒風，不凍壞了你們麼？」

二

當我們站在「到人間之橋」的脊背時，輕輕的桃色的雲霞，在人間所說的天上流動着，繚繞漫迴，有種說不出自然的情調；也不知是什麼鳥的歌聲，利溜唧嘎，喔喔動人；山畔的流泉，錚然如鳴琴；暖煦煦的太陽，也放着金黃色絢爛的光線，點綴得世界，非常美麗。——但是回過頭去，望望遼遠的故鄉，想想零丁的慈母，心裏也未嘗不覺慘然——我們踟躕踟躕，左邊的橋上看着淺綠的草弟弟；右邊的壟頭處，瞧瞧淡黃的葉兒小姐，她們也

似乎躊躇躊躇，欲前進又頻頻回顧。終然啊，爲自然的時序─我們都跑到人間來了。

在人間，我們姊妹們，兄弟們，很難住在一起，自然母的命令，春姑娘的吩咐，是不許住在一起的。於是我們就互相說聲「再會」，祝了「幸福」，各找各人的生息之所去了。

有的在山凹巖下，深沉沉的幽谷裏，伴清流肥草，度她的澹泊生涯；有的在寬敞的花園裏，亭榭高起處，脂粉氣太太小姐們就算友侶了；有的在道旁牆角，也有的在書桌案頭，我則是碧水池畔，青草場中，杏樹叢裏的一枝啊。

我們不能輕易離開各人的宅第，去作什麼友誼的訪問；我們只能趁月亮的銀輝，趁艷陽的彩光，互相側目的翹望着，風姿來時，寄幾縷心曲的思念，脈脈的情緒罷了。

三

啊！可怕呀！春姑娘那裏去了？怎的桃色的雲忽忽間這樣黯淡了？柔和的風怎的也變成如此的凜冽呀？聽！北風唱了：──

呼─呼─山之坳，河之曲，
草木，花卉，蟲魚，
大大小小的生物們啊！
冬不去，誰也不許蘇醒的。
呼─呼─天之涯，地之角，
揚起萬丈海濤巨浪，
吹騰百尺囂囂的塵土，
謎呀！謎呀！謎呀！
謎毀他人的耳目，物的耳目，
一切的耳目！……………

啊！可怕呀！春姑娘那裏去了？你看濛濛細雨，凝成白茫茫的嚴霜了；珠一般的仙露，結作堅冰冰的冷霰了，聽白雪之歌呀──

飄飄！飄飄！奇鋒啊，利刃槍刀，
萎敗地，萎敗地，妖一般的寶寶；
冬姑娘吩咐的，她若沒有歸去啊，
誰也不許早！誰也不許早！
飄飄！飄飄！漫天飛舞到春曉；
春曉！春曉！永久不會再來到；
且這樣飄飄！飄飄！直瀰得──
天也皓皓，地也皓皓，海山也皓皓……

嗳！雖有褐色的斗篷呵，怎奈他透入骨裏的寒風呢？雖有金絲織成的帽兒啊，怎禦得層層不斷的飛雪呢？啊─寒冷啊─寒冷啊─春姑娘那裏去了？怎麼還不見旖旎的倩影呢？怎麼還沒有歸來的佳音呢─快來吧─可憐我們初入人世的弱者啊─衾薄衣單，

怎堪槍林彈雨蹂躪呀！

四

在這灰茫茫的天容，冷森森的寒風底下，豈只我們是悲哀戰慄麼？你看他們天眞爛熳的人間的小孩子，也是滿懷切望冬的速去，春的快來呀！聽呵——池畔的兒歌呵——

冬姑娘！冬姑娘！
冷的面孔，黑的心腸；
冰凍的裙帶，霜結的衣裳，
粗暴苦澀的歌唱，
鼓起多少浮塵飛揚，
吹散多少絮語花香？
請了吧！請了吧！
永不念想！永不念想！
春姑娘！春姑娘！
玫瑰的容顏，溫柔的心腸；
粉紅的裙帶，淡綠的衣裳，
喃喃情語，脈脈的愛的波浪，
甜蜜，清爽，裊裊蕩漾，
甜蜜，清爽，裊裊蕩漾，
快來吧！快來吧
怎樣的念想！怎樣的念想！

就是鳥又何嘗不吶喊悵惘，含着莫之如何的悲傷呢？

聽！墨黑的烏大娘猥破嗓子似的，叱喝着悲壯的口號說：

打倒冬姑娘！打倒冬姑娘！
驚逐朔風嚴霜！朔風嚴霜。

聽！小巧而玲瓏的麻雀兒，清亮的乾脆的說：

喳！逮捕她！
喳！趕掉她！

聽！燕公子，文學家似的，奏着他哀婉的曲歌呵：

哪哪！時序轉移呀！
嚴酷的冬早該睡去了，
怎的北風狂吼着，霜雪還頻頻的飛舞呢？
哪哪！清明節近了，
可愛的春應當醒來的呀！
爲什麼天容還這樣悽慘灰暗呢？
歸來吧！南國的天氣呀！
歸來吧！南國的天氣呀！

聽！鶯哥哥抬頭看看迷朦的天空，低頭看看悽冷的人間，也引吭高歌了：

你！暖煦煦火紅的太陽，

爲什麼老是披起雲裳遮住面龐？
你！少女般的嫩綠羣芳，
爲什麼未萌露却又深深躱藏？
你！春夏忽忙的蜂蝶們，
爲什麼還不逐着花香翩翩飛翔？
你！活潑可愛的小姑娘，
爲什麼還不手携手的跳舞歌唱？

嗳！悲哀呀！愁苦呀！天上人間，都是迷濛的萎靡的呀！冬姑娘不去，宇宙就永遠這樣麼？春姑娘不來，宇宙就永遠這樣麼？

五

自然母的命令，終不可違叛；時序的交替，也是永不變換的呀。你看霞光雲影，是怎樣美麗飄灑啊！和風麗日，是多們旖旎嫵媚啊！哈——

春姑娘遲到罷了，
畢竟是飄然惠臨的。
可惡的朔風呢？
刻薄的霜雪呢？
冷面黑心的冬姑娘呢？
嘿！還能久留麼？
還敢允留麼？
要記取，作威作福
終是失敗之母啊！

草弟弟怡然含笑了，趁東風飄來，滿面喜色，佈遍了瀰望的大地。每當晨曦輝映，綠瑩瑩的衣衫上，綴着閃閃灼灼的珠光滿目。捷便的魚兒，逐着清澄的池水，泛游漣漪碧波；等到夕陽西下，他們活活的跳躍游戲，音浪遠播，錚丁悅耳。——看！遠山近田，青翠得好像綠玉般的顏色了。

呵！我愛蝴蝶兒，
美麗的雙翼擁抱着，
她會迷醉了我的心脾。
呵！我愛蜜蜂兒，
香甜的吻液，
酥輭了我的四肢百體。
呵！我愛東風，
他帶給我多少姐妹們
關於愛戀的消息。
鶯哥哥！不要再唱了吧！
多情的曲兒，把我的方寸紛亂了；
你看我燒紅的面頰呵！

熱烘烘赤血沸騰了。

燕公子！不要再撩我的衣衫了吧！

因爲你款柔的羽翼，是愛情的電池呵，

一接觸，我的靈魂

會爲愛情而顫動的。

詩人們！詠吟我麼？

我，全個的我，赤裸裸的暴露着，

何苦輕描淡寫的

給我們蒙上些糢糊的罩紗呢？

天使似的小朋友，

唱您的快樂的歌兒吧！

我這裏有滿袋的芬芳，無量的彩色，

作你們的贈品呢。…………

………

六

母親的話，終久是對的呀！你看鶯哥哥，燕公子，太能曲意引惹了。——但是他們不過玩玩罷了，不致發生什麼不堪摒棄的愛戀啊！俊俏而偉大的太陽，從早到晚看着我，他灼爍而富有光彩的眼睛，從不肯爲疲勞而轉動。雖然有時桃色的雲，白的雲，烏的黑雲，把他的目光遮斷了，但是那不過偶然間的事。倘若在雲的中間留下了一點小小的縫隙，他也會用他那銳敏的目光，一直照到我的心底的。啊！多親切的愛情啊！多熱烈的愛啊！我怎樣捨棄，又怎肯捨棄呢？

十八

明盤似的月亮，他素輝淡抹，銀光遍灑，是多麼溫文而寡言的美少年啊！他披着素極的輕紗，漫散着淺淺的清光，導領了大大小小活潑的小巧的幾千萬顆星兒弟弟，蹣跚，蹣跚，每當可愛的太陽西去以後，他總是悄悄的從遼遠的東方歸來的。但是美麗固然美麗了，無奈他太也無情啊。黃昏後我十二分熱中的翹望他，望到雲頭，望到天邊，最終啊，總望見他的倩影一線。然而他太也冷靜，太也無情了，他老是用一方烏雲似的彩綢蒙蔽着半邊銀面。無論你怎樣袒出胸懷，現着笑顏，愛戀的血沸熱得要漲出血管了，他只有報你一瞬似嫵媚而又淡淡的慧眼。唉！……

濛濛的雨，向我灑着他失戀的眼淚；圓潤的露，也好像有一些纏綿的衷情，他們說——

花兒姑娘！惟有你是多情的，世界上惟有你是廣佈着愛的呀！你不論甚麼富貴貧賤，你都可爲他們袒出柔胸，突出香唇，撫摸他們那愛的傷痕，補苴他們那爲愛戀而失掉的熱血啊！現在呀！也請和我們擁抱吧！也請和我們接吻吧！我們吐出心兒似的懇求你！花兒姑娘！……

七

噯！我的愛已經用盡了，我的情也已經燼熄油竭了呵！我愛過蝴蝶兒，蜜蜂兒；我愛過鶯哥哥，燕公子；我更愛過美麗而健壯的太陽，秀俊而溫文的月亮。啊！的確！我的愛已經用盡了，我的情也已燼熄油竭了。但是宇宙間需要愛的東西太多呀，屈着指頭你能夠數完麼？我一點的愛那能均量分配呢？唉！我的血兒乾涸了，我的心兒枯萎了。在人間沒有愛和情，終覺是不能一刻

佇留的呀。那要怎麼好呢？嘿！那要怎樣纔好呢？

這鮮艶美麗的衣衫，還穿它作什麼？沒有愛的是不配穿的呀！這綠油油百折的裙帶，還繫着作什麼？沒有情的是不配繫的呀！委棄了吧！脫掉了吧！啊！東風啊！來！把它吹到山脚下，把它吹到綠蔭邊，埋葬它，用春雨澆過的泥土埋葬了吧！璀璨的太陽，淸淡的月亮，他們會輪替着照耀它的。鶯哥哥會爲它而歌頌，燕公子也或者要銜將去裝飾他華麗的屋宇的。

再會！再會！你偉大而艶麗的太陽！

再會！再會！你淸逸而秀雅的月亮！

時序的轉變，

愛情的滅亡，

陷害我宿願難償，萬分失望。

再會！再會！你風流的鶯燕對對！

再會！再會！你閒散的蝴蝶雙雙！

容顏憔悴，

精靈昏茫，

我們要最後離別了，多麼悲傷！

再見啊！可愛的人間的小孩子！

再見啊！世間一切的自然現象！

花魂遠去了！

花魂遠去了！

懷想！懷想，記憶之國，縹緲之鄉。

五月三日。師大。

詩

悼瑤華

反舉

雖然我從未曾給與你全生命的愛，像一個大丈夫應當給與的，但
我也却沒有忍着心兒負你。
可還記得？我們臨別時的絮語：
「溷水燕山，將永印着我們雙雙的遊跡！」
誰知這句話終成了夢囈？
無情的我，竟單單地流浪在滇池。
這兒呵，又何曾是我有心負你？
你縱不識字，豈全未懂得我書中的情意！
我每次書還，都曾珍重的寄語：
要求你替我在祖母與父母們的當前孝敬並侍奉；
不到數年，我定當還我可愛的故鄉，
那時再快活地度我們田間的日子。
「那時再快活地度我們田間的日子」，
卽不相信，也當知我們終有團圓的一時。
爲什麼就全然斷絕了你的希望？
爲什麼就這樣不自愛的蹂棄了你的身體？

瑞華！你這次突然而淒涼的死，
究竟心中有什麽悲憤不了的情事？
不死，可能洩發你的悲憤?!
不死，可能克盡你的意志!?

負心的我呵！竟忘了你臨別的情意，
獨自飄流浪在萬里的滇池；
如今呀！便傾盡了這滇池的水，
也淹滅不了你千古的恨與臨死的淚!!

十六，五，二九於昆明北海子邊。

通信

上海問題

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位布列顛的朋友讀了現代評論第一三〇期裏山木君的文章，給我來信說，其中有狠好的東西，不過有一點似須加以辯正。這就是『不久以前公園前並且縣有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話。我的朋友說，上海工部局曾絕對否認有懸掛此種牌示之事。他的忠告是這種不能證實的攻訐不特無益於中國，而且有害。

我相信我的朋友的忠告是應該歡迎的。我不知道山木君曾否自己看見或聽見旁人曾看見這種牌示。我恐怕山木君只是根據旁人的傳說罷了。但是我們中國人似乎也應該聲明，即使上海工部局未發布此項條文，華人與狗不准入內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除了給外國人看小孩的娘姨和穿洋服的中國人以外，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進到公園裏的。我有一次住在上海十個多月，我未曾進入公園（黃浦灘上的或虹口的）一次，祇因爲我是一個穿中國衣服的中國人。我有一次在黃浦灘草地旁稍爲停留，還大受呵責呢。祇要有這個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事實存在，至於那個牌示曾存在與否，反成爲次要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見解，不知山木君以爲何如。

關於上海問題，我還有一件事要隨便的報告一聲。在英國曼齊斯特衞報週刋（六月十四日）上，有一位自署爲『中國之友』的，提議解決上海問題的方法。他的主張是中國人，中國的國家主義者應該提議將上海變爲一個自由都市，仿丹齊格 Danzig 的辦法，隸家於國際聯盟之下。並且衞報還有一篇長的論說贊成這個提議。這個提議從原提議人看來或者是出於眞誠，但是據我們中國人看來，不特是奇突，簡直是荒誕。據我所知道的丹齊格本來是波蘭的海口，後來爲德意志所割取，因爲現在兩國人民都有，又當德國戰敗的時候，所以凡爾塞條約上纔規定此種辦法。我不知道上海從歷史，人口的成分，或其他方面看來，有那一點可以與丹齊格相提並論，有那一點要那列强壟斷一切的國際聯盟來越俎代謀。關於這個提議我希望我國的公法學者寫一篇切實的答復與駁議。

我預謝占據現代評論寶貴的篇幅。

陶孟和七，七，北京